

景明刻本紀錄彙編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六

平胡錄

陸深

嗚呼元政不綱久矣其亂亡之成實自順帝帝之至元二年丙子廣東朱光卿河南捧胡首難光卿增城人與其黨石昆山鍾大明聚衆作亂國號大金改元赤符時惠州民聶秀卿亦稱兵與光卿合捧胡陳州人以燒香惑衆作亂於信陽州破歸德鹿邑焚陳州屯於杏岡時四川合州人韓法師亦擁衆作亂稱南朝趙王尋皆討平之四年戊寅漳州南勝縣人李志

甫作亂圍州城殺守將擗思監袁州人周子旺作亂稱周王改年號亦敗滅五年己卯杞縣人范孟殺河南平章廉訪官謀拒黃河作亂官軍討誅之又明年辛巳改至正元年冬湖廣燕南山東兵皆起道州人蔣丙何仁稱順天王而兵起者至三百餘處矣至丙戌六年汀州人羅天麟陳積萬起靖州徭人吳天保起殺湖廣右丞沙剌班衆至六萬明年丁亥冬則沿江之兵皆起矣戊子八年台州方國珍始據有土地元乃以官啖之辛卯十一年是歲徐壽輝稱帝於蘄水國號天完改元治平壽輝羅田人與倪文俊鄒普

勝等以紅巾爲號攻城略地建都設官屬樂城人韓山童以白蓮會燒香惑衆倡言彌勒佛下生潁州人劉福通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韓咬兒復詭言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主中國同以紅巾起事既而山童就擒其妻楊氏及子林兒迯福通等奉之攻陷州郡衆至十萬而元不能制矣李二號芝蔴李者又與其黨趙均用彭早住攻陷徐州據之壬辰定遠人郭子興與其黨孫德崖攻拔濠州據之至十一月均用稱王而子興德崖屈已事之癸巳五月秦州張士誠據高郵稱誠王十二月郭子興入滁州稱

王乙未十五年二月劉福通以韓林兒稱帝國號宋
改元龍鳳都亳七月我太祖高皇帝起兵自和陽
渡江丙子正月徐壽輝據漢陽二月張士誠據平江
二月我師克金陵改集慶路爲應天府三月我師克
常州五月取寧國等路八月取揚州十二月隨州人
明玉珍據成都戊戌十八年三月我師取建德路五
月劉福通奉宋主韓林兒都汴梁路十二月我師取
婺州己亥十九年三月方國珍以溫台等三郡降於
我秋八月劉福通以宋主走安豐九月我師取衢州
處州十二月陳友諒稱漢王庚子二十年漢王陳友

諒弒天完主徐壽輝稱帝於采石改元大義都江州
辛丑二十一年我師伐漢拔江州壬寅二十二年正
月胡廷瑞以南昌降於我三月明玉珍破雲南自稱
隴蜀王明年己卯二十三年春正月遂稱帝於成都
國號夏改元大統是年張士誠稱天祐元年二月士
誠將呂珍入安豐殺宋劉福通我師擊走之七月漢
陳友諒圍我洪都我太祖帥師討之友諒敗死子
理立張士誠自稱吳王是歲陳友諒知院蔣必勝饒
昇臣等復陷吉安甲辰二十四年我太祖建國號
曰吳是歲漢主陳理德壽元年二月自將伐漢理降

漢亡丙午二十六年三月夏主明玉珍卒子昇立四月我師取淮安諸路九月取湖州諸路十二月韓林兒卒宋亡丁未二十七年太祖稱吳元年九月我師伐吳執張士誠以歸吳亡十月我師北伐定中原十一月頒戊申曆方國珍降我師克燕元亡明年戊申爲我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姓朱氏國號大明都金陵改元洪武元年戊申歲正月初四日也

宋

宋主韓林兒姓韓氏

陶九成記
本李氏子

欒城人也詭稱宋徽

宗九世孫號小明王都亳國號宋改元龍鳳元年

寔至

正十五年乙未歲也

僞詔略曰蘊玉璽於海東取精兵於日本

貴極江南富誇塞北

初宋廣王走崖山丞相陳宜中走倭託此說以動衆壬辰年五

月徙瀛國公子趙完普於沙州從御史徹徹之請也時諸處兵起皆以士宋爲名故也

又曰虎

賁三千直擣燕幽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先

是至正庚寅間參議賈魯當承平時銳欲立名以垂

世首勸丞相脫脫興屯田更鈔法明年辛卯夏四月

復勸脫脫求禹故道開黃河身任其事瀕河起集丁

夫二十六萬餘河夫多怨韓山童等挾詐陰鑿石人

止開一眼鑿其背曰莫道石人一隻眼此物一出天

下反預當河道埋之掘者得之相驚而從亂旬月之

間衆至數萬人

一云先是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

黃陵岡得石如謠云

山童者林兒之父也母楊氏山童祖父以

白蓮會燒香惑衆謫徙永平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

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時潁州人

劉福通等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韓咬兒

復倡言山童當爲中國主同起兵以紅巾爲號縣官

捕之急福通遂反山童被擒其妻楊氏與林兒逃之

武安福通據成臯攻羅山上蔡真陽確山諸縣尋犯

武陽葉縣陷汝寧府及光息二州衆至十萬是時蕭

縣人李二號芝麻李亦以燒香聚衆與其黨趙均用彭早住起淮安攻陷徐州據之均用稱永義王早住號老彭稱魯淮王八月也先帖木兒擊福通復上蔡殺韓咬兒十二年二月定遠人郭子興與孫德崖等稱元帥攻拔濠州據之八月元兵破徐州芝麻李遁趙均用彭早住走濠州十一月均用據濠州時徐州破均用來與子興德崖合力拒守兵已解子興德崖顧屈已下之而二人遂爲所制既而早住死均用益自專遂據城稱王

龍鳳元年二月宋主稱皇帝劉福通等自碭山夾河

迎林兒至亳立爲皇帝以其母楊氏爲皇太后杜
遵道盛文郁爲丞相劉福通羅文素爲平章劉六
知樞密院拆鹿邑縣太清宮材建宮闕遵道等各
遣子入侍時遵道專權福通殺之自爲丞相稱太
保六月我太祖起兵仍稱龍鳳年號十二月宋
主走安豐元將荅失八都魯破福通復駐汴又敗
之於太康遂圍亳福通以林兒遁走安豐

丙申龍鳳二年至正十六年也三月我太祖克金
陵

丁酉龍鳳三年至正十七年也二月李武崔德破商

州攻武關直趨長安三輔震恐元將察罕帖木兒
與李思齊連兵擊敗之三月毛貴攻破膠萊諸州
貴福通將也八月劉福通攻破汴梁遂分兵略地
時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趨晉冀
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趨關中毛貴據山東其勢
大振冬十月白不信等破興元遂圍鳳翔爲李察
罕所敗與李喜喜皆遁入蜀

戊戌龍鳳四年至正十八年也三月毛貴破濟南殺
元右丞董搏霄初貴入據濟南立賓興院選用故
官分守諸路又於萊州立屯田三百六十處時搏

霄方駐南皮縣營壘未定遂死之搏霄字孟起儒將也是月田豐破濟寧毛貴破薊州豐退保東昌貴略柳林逼畿甸元徵四方兵入衛五月福通攻汴守將竹真出走乃自安豐奉林兒居之以爲都六月關先生破頭潘等分兵二道一出絳州一出沁州踰太行焚上黨破遼州晉冀雲中鴈門代郡烽火數千里遂大掠塞外諸郡而還十二月關先生轉掠遼陽至高麗焚燬上都宮闕

巳亥龍鳳五年至正十九年也夏四月趙均用殺毛貴續繼祖殺均用

繼祖貴黨也自遼陽入益都相爲讎殺

秋八月察

丙罕帖木兒兵復汴梁福通復以宋主走安豐

庚子龍鳳六年至正二十年也夏五月陳友諒弑主

稱帝

辛丑龍鳳七年至正二十一年也秋八月察罕帖木

兒兵勝遣其子擴廓帖木兒擣東平復爲書招豐

及王士誠皆降

壬寅龍鳳八年至正二十二年也六月田豐刺察罕

帖木兒殺之初豐誠降察罕推誠待之數入其帳

中時以十一騎行至豐壘遂爲士誠所刺蓋夙謀

也冬十一月擴廓帖木兒討田豐王士誠擒之取

其心以祭父執陳猷頭等二百餘人獻元京斬之
癸卯龍鳳九年至正二十三年也二月張士誠將呂
珍引兵攻破安豐殺福通據其城 太祖聞之率
徐達常遇春往擊之珍大敗時廬州人左君弼助
珍又擊敗之珍君弼皆走三月關先生餘兵復攻
上都元將擊降之

甲辰龍鳳十年至正二十四年也春正月我太祖
建國號曰吳

乙巳龍鳳十一年至正二十五年也

丙午龍鳳十二年至正二十六年也冬十二月宋主

殂丁未我太祖稱吳元年至正之二十七年也

葉子奇記小明王下有劉太保者每陷一城以人為糧食人既盡復陷一城其人至不道若此豈卽福通耶當時又有劉六者知樞密亦豈嘗爲太保耶

天完

天完主諱壽輝姓徐氏一名貞一羅田人也至正十一年辛卯冬十月僭稱皇帝國號天完都蘄水改元治平元年先是瀏陽人彭和尚名翼號妖彭能爲偈頌勸人念彌勒佛號遇夜燃火炬名香念偈拜禮愚民信之其徒遂衆思欲爲亂未有主也會壽輝浴於鹽塘水中體有光恠衆皆驚異遂立爲帝天下應響

壽輝本湖南人姿狀龐厚以販布爲業往來蘄黃間然無他才能姿性寬縱權在羣下建空名耳以鄒普

勝爲太師兵陷饒州執魏中立陷信州執于大本皆

死之

一云壽輝與麻城人鄒普勝等以妖術陰謀惑衆舉兵爲亂亦以紅巾爲號泰和志分注辛卯

冬紅巾駐劄九江江西省進兵守禦

壬辰至正十二年

治平二年

春正月陷漢陽諸郡十

四日遣僞將丁普郎徐明遠陷漢陽及興國府鄒

普勝陷武昌曾法興陷安陸沔陽二月十一日陷

江州總管李黼死之黼字子威汝寧人泰定丁卯

進士及第與兄子秉昭俱死三月歐祥陷袁州陶

九陷瑞州許甲攻衡州項普略陷饒州徽州信州

饒志作彭翼遣項普略破吉安路

閏月十三日斬黃紅巾自江州

直抵廬陵攻破吉安鄉民羅明遠復之秋七月襲

杭州董搏霄復之遂復徽州九月陷吳興延陵冬

十月陷江陰兵自星嶺關徑抵餘杭縣七月初十

日入杭州城四帥項蔡楊蘇一屯明慶寺一屯北

關門妙行寺稱彌勒佛出世不殺不淫招民投附

者署姓名於簿府庫金帛悉輦以去先是壽輝遣

項普略引兵掠徽饒猝至杭城中無備叅政樊執

敬禦賊死之時搏霄征安豐攻濠移兵來會七戰

皆捷焚接待寺斬兵多死僞將潘大齋梅元等俱
降進克廣德斬饒進逼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十
二里霧者擒斬之首功數萬級徽州遂平十一月
趙普勝周驢等據池陽太平諸郡號百萬湖廣平
章政事星吉募兵得三千人進克銅陵復池州又
復湖口解安慶圍克江州救援不至中流矢卒

癸巳至正十三年

治平三年

十二月元卜顏帖木兒

及西寧王牙罕沙等合軍討斬水獲其官屬四百
餘人誅之

乙未至正十五年

治平五年
龍鳳元年

春正月倪文俊復破沔

陽初威順王令其子報恩奴同元帥阿思監水陸
並進以討文俊至漢川水淺文俊以火筏攻之報
恩奴敗死三月破襄陽五月文俊復破中興路元
帥朶兒只班死之六月我太祖起兵取太平

丙申至正十六年

治平六年
龍鳳二年

春正月壽輝據漢陽

丁酉至正十七年

治平七年
龍鳳三年

九月陳友諒殺倪文俊

初文俊專恣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乘釁襲
殺之遂併其軍自稱平章十二月明玉珍據成都
玉珍爲文俊守蜀文俊死玉珍遂自據之蜀中郡

縣皆附

戊戌至正十八年

治平八年
龍鳳四年

春正月友諒破安慶左

丞余闕死之闕字廷心進士及第城破自剄清水

塘死妻妾子女及甥皆死夏四月友諒破龍興

己亥至正十九年

治平九年
龍鳳五年

六月友諒遣其黨王奉

國攻信州屢爲援兵伯顏不花的斤所敗友諒弟

友德攻城益急奉國穴地梯城陷之的斤戰死的

斤鮮于樞之甥也十二月天完主徙都江州友諒

自稱漢王初壽輝聞友諒得龍興欲徙都之友諒

不從壽輝固引兵發漢陽至江州友諒設伏城西

而迎之壽輝既入伏發盡殺其部屬以江州爲都

居之遂自稱漢王立府設官壽輝虛位而已

庚子至正二十年

治平十年龍鳳六年

夏五月友諒弒天完主

於采石先是友諒率舟師犯太平挾壽輝以行及太平失利急謀僭竊乃於采石舟中佯使人詣壽輝前白事令壯士持鐵搗自後擊之碎其首死云

壽輝既稱帝湖江浙三省城池多陷沒開蓮臺省於蘄春然不能制其下陳友諒既殺倪文俊遂率兵攻金陵謀篡其位乃勒死於采石是年五月陳友諒既弒壽輝改大義元年則天啟天定豈友諒已不用治平矣

漢

漢主諱友諒姓陳氏沔陽人也稱皇帝於采石國號

漢都江州改元大義元年是歲庚子元至正二十年

天完治平十年
宋龍鳳六年

友諒始起爲縣貼書兄弟四五人相

從爲盜而好兵初居倪文俊部下時壽輝雖號爲帝
權皆在文俊文俊頗驕恣待其下無恩友諒與其黨
襲殺之其黨復謀殺友諒事泄見殺於是大權悉歸
於友諒矣僞封漢王欲舉兵收金陵至采石稱帝而
後下乃以五通廟爲行殿仍以鄒普勝爲太師張必
先爲丞相羣下立江岸幕次行禮值大雨至略無儀
節既而攻金陵大敗而歸營江州爲都

辛丑至正二十一年

宋龍鳳七年
漢大義二年

秋八月我

太祖

伐漢友諒自龍江敗還張定邊復陷安慶我太祖令諸將帥舟師乘風遡流而上遂復安慶長驅向江州分舟師爲羽翼夾擊大破之友諒挈妻子夜奔武昌其相胡廷瑞以龍興來降乃改爲洪都府王溥以建昌吳宏以饒州歐普祥以袁州各率衆相見陳州陳龍吉安孫本立曾萬中皆來降

壬寅至正二十二年

宋龍鳳八年
漢大義三年

三月明玉珍破雲

南夏五月據蜀自王初玉珍聞友諒弒逆乃整兵守夔關不與相通復立廟以祀壽輝自稱隴蜀王

癸卯至正二十三年

宋龍鳳九年
漢大義四年
蜀天統元年

春正月玉

珍稱帝改元天統秋七月漢主友諒圍洪都我

太祖征之友諒敗死子理即位

甲辰至正二十四年

宋龍鳳十年漢德壽元年蜀天統二年

春正月我

太祖建國號曰吳自將伐漢漢主降漢亡

嗚呼金元之際尚忍言哉秦諺有文楚雖三戶亡秦

必楚予未嘗不隕泣於斯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苟

無富貴之心而有康濟之勳斯舜禹之事已類不類

不問可也故曰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又

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金元之際

尚忍言哉宋室不競金人乘之以彼悍堅拉此柔脆

宜有餘力矣元之感金戰伐彌苦弓馬戈矛之間生
民之幸不爲糜爛者幾何哉渡江之師一惟勇力是
恃孰不憐之殆庚申君之覆滅也嶺表首禍猶假大
金卒以妖民託宋亡之餘天命真人神武不殺克成
混一之功亦微有資於龍鳳云者是可以觀人心之
向往矣語云枯鷄亢蛇豈徒以血氣然哉聊因僞僭
以錄驅除抑亦頌 聖人之興非偶然爾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校正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七

北平錄

洪武元年秋七月征虜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
會諸將於臨清率馬步舟師進至通州元主聞報大
懼集三宮后妃太子同議避兵北行詔准王帖木兒
不花監國慶童爲左丞相同守京城夜半開建德門
出奔上都達等至齊化門外一鼓而克全城時上都
恃紅蘿山爲藩紅蘿山恃上都爲援皆不設備常遇
春使人覘知之卽以銳騎銜枚具十日糧晝夜兼行

八月破紅蘿山及上都元主遂遁去沙漠駐應昌府
冬十月捷至詔改上都爲北平府 二年故元將擴
廓帖木兒以兵犯蘭州時元臣擁兵者皆次第降附
惟擴廓帖木兒乘大軍之還復烏合其衆時爲西北
邊患自以家世封王故又名王保保 三年春正月
復命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李文忠爲左副將軍馮國
勝爲右副將軍及鄧愈湯和等征沙漠上問諸將曰
元主遲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其志欲
僥倖尺寸之利不滅不已今命卿等出師則當何先
諸將皆曰王保保之寇邊者以元主猶在也若以師

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可不戰而降也上曰王保保方以兵臨邊今舍彼而取元主是忘近而趨遠失緩急之宜非計之善者吾意欲分兵爲二道一令大將軍自潼關出擣定西以取王保保一令左副將軍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其彼此自救不暇應援况元主遠去沙漠不意吾師之至取之必矣事有一舉兩得者此是也諸將皆悅服受命夏四月徐達等兵至蘭州王保保時已引去達等乃追至定西大敗其衆斬首無筭王保保遂棄城走漠北五月李文忠等兵至應昌元主前一月已殂其太子愛猷識理達臘

僅以數騎北奔乃獲其皇孫買的里八剌及其后妃寶冊等物悉送京師 六月捷至中書省上言宜獻俘太廟 上以帝皇之後有所不忍止令其具本俗服見至日 上服皮弁御奉天殿百官具朝服侍班侍儀使引見行五拜禮見皇太子行四拜禮后妃朝坤寧宮命婦具冠服侍班禮畢俱賜以中國冠服并給第宅廩餼封買的里八剌為崇禮侯誥曰昔帝王之有天下必封前代之子孫使作賓王家其來尚矣元失其政四海紛爭朕以武功削平羣雄混一區宇為天下主而買的里八剌實為元之宗孫北者遣將

北征爾祖已殂既克應昌爾乃來歸朕念帝王之後
稽古制錫以侯封爾其夙夜恭慎稱朕優禮之意以
元主不戰而奔克順天命今殂特謚曰順帝且以后
妃不能耐暑况北狄但知食肉飲酪勅中書省臣務
使其飲食居第適宜若其欲歸當遣還沙漠 冬十

一月徐達李文忠師還至龍江 上親出勞於江上
達等奉 車駕還宮越明日乃率諸將各上平沙漠
表達表曰乾坤宣五德之運曆數在於一人帝王開
萬世之基功業超於百代干戈載戢文軌旣同欽惟
皇帝陛下聖神合德文武成能天命所歸人心攸戴

拯黎民於塗炭沛霖雨於焦枯奮六師而江漢奠安
揚九伐而荆蠻底定旋收淮甸遂略中原齊魯十二
之山河兼旬俱下幽薊百年之腥穢一旦廓清既驅
羶毳之羣遂復衣冠之治何我師之奏凱而彼孽之
再萌指兇鞠頑敢寇攘於邊鄙乘間抵隙乃賊害於
忠良蜂蠆之毒豈可復遺能罷之師惡容不舉臣等
是用祇承明詔恭行天誅爰以今年四月之中師至
定西之北逼虜營而築壘出峪口以陳兵將校懷敵
愾之心士卒憤超乘之勇霆驅電掣渠魁棄甲而遁
迹獸駭禽驚虜衆望風而降附吐蕃抱罕之列陣無

不土崩忙忽高昌之羣酋悉皆面縛山川爲之輝震
草木爲之昭蘇壺漿之迎無思不服幅員之廣有德
必歸臣等仰遵廟筭之成幸獲大勲之集治平有象
適遭千載之期功德難名願祝萬年之壽文忠表曰
乾坤大一統羣生荷覆載之恩日月麗中天萬國仰
照臨之德誕敷文教而治具畢張繼揚武威而妖氛
頓息臣民忻戴海宇騰歡欽惟 皇帝陛下卓冠羣
倫茂膺景運皇圖啟祚粵申命之自天曆數在躬遂
化家而爲國拯生民之墊溺救亂世之助勦大鈞播
而品物亨皇極建而彝倫叙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惟

彼殘胡敢行肆毒竊乘間隙侵犯邊陲赫怒皇心用
加天討爰聲罪而致伐乃鞠旅以陳師臣文忠賦質
庸愚托屬外戚忝受副將之寄慚無贊畫之能拜命
闕庭俾率能罷之衆總戎行陣誓空胡馬之羣前度
關而興和之將即降蠟塞而駝山之兵旋劔進開平
乘破竹之勢克應昌奮覆巢之威皇孫后妃兩宮之
貴人俱獲玉璽金冊歷代之重器全收皇風遠被於
遐荒胡運竟終於此日凡茲勲庸之建豈因臣下之
能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廣運如天宏謨蓋世明見
萬里之外遂成千載之功東日窟而西月底莫非王

土南炎荒而北瀚海共惟帝臣一統太平萬年悠久
是日禮成達等退自西階皇太子親王及文武百官
各上表賀次日上躬詣郊廟大告武成命大都督府
兵部錄上諸將功績吏部定勲爵戶部備賞物禮部
定禮儀翰林院撰制誥以封功臣又次日 上御奉
天殿皇太子親王侍丞相率文武百官列於丹陛左
右 上召諸將諭之其略曰汝等其聽朕今日定封
行賞非出已私皆倣古先帝王之典籌之二年以征
討未暇故至今日思昔創業之初天下擾亂羣雄並
起當時有心於建功立業者往往無法以馭下故皆

無成朕本無意天下今日成此大業有非人力之所
致是皆天地神明之眷祐然自起兵以來諸將從朕
被堅執銳以征討四方戰勝攻取其功何可忘哉是
用報以爵賞其新附將帥之有功者亦如之其次第
皆朕所自定至公而無私如左丞相李善長雖無汗
馬之勞然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乏闕右丞相徐
達朕起兵時即從征討四方摧強撫順勞勩居多此
二人者已列公爵宜進封大國以示褒嘉餘悉擬功
定封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所定如爵不稱
德賞不酬勞卿等宜廷論之無有後言諸將皆頓首

悅服遂頒行爵賞封公者六人宣國公李善長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中書左丞相進封韓國公食祿四千石信國公徐達授開國撫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進封魏國公食祿五千石綺帛各百疋開平王常遇春子常茂封鄭國公馮國勝封宋國公李文忠封曹國公鄧愈封衛國公俱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並食祿三千石綺帛八十疋封侯者二十八人湯和封中山侯唐勝宗封延安侯陸仲亨封吉安侯周德興封江夏

侯華雲龍封淮安侯顧時封濟寧侯耿炳文封長興
侯陳德封臨江侯郭興封鞏昌侯王志原封六安侯
鄭遇春封營陽侯費聚封平涼侯吳良封江陰侯吳
貞封靖海侯趙庸封南雄侯廖永忠封德慶侯俞通
源封南安侯華高封廣德侯楊璟封滎陽侯康鐸封
蘄春侯朱亮祖封永嘉侯傅友德封潁川侯胡均美
封豫章侯韓政封東平侯黃彬封宜春侯曹良臣封
宣寧侯梅思祖封汝南侯陸聚封河南侯俱授開國
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其食祿及綺帛
各有差並賜誥命鐵券乃詔天下曰曩者有元失馭

海宇紛爭朕自布衣奮身行伍覩羣雄之無力遂率
衆渡江撫太平定建業選將練兵征討四方者幾二
十年荷皇天宗社之眷山川百神之助諸將效謀六
軍用命遂致華夏清寧蕃夷臣服一統之業屬予一
人今者班師振旅定功封爵朕重念諸將士委身暴
露艱苦之狀欲加重賞則天下守鎮之兵及京師護
衛之士不下百萬而民之資力有限是用計倉庫之
所儲度民力之所具均其等第崇爵祿頒金帛以勞
將臣仍稽古制定勛爵俾其子孫世襲軍士則各賞
白金十兩錢六千朕之此言通於天地昭布中外咸

使聞知乃大宴諸功臣宴罷因曰創業之際朕與卿等勞心苦力艱難多矣今天下已定朕日理萬幾不敢斯須自逸誠思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優游富貴不可忘艱難之時人之常情每謹於憂患而忽於宴安然不知憂患之來常始於宴安也明者能燭於未形昧者猶蔽於已著事未形猶可圖之患已著則無及矣大抵人處富貴欲不可縱欲縱則奢情不可佚情佚則淫奢淫之至憂危乘之今日與卿等宴飲極歡恐天下定而忘其艱難故相戒勉也明日魏國公徐達率諸將

詣闕謝。上退御華蓋，殿賜達等侍坐，從容燕語曰：「今成一統之業，皆汝諸將功勞。達等稽首曰：『臣等起自畎畝，際風雲之會，每奉成算，出師致討，其次第如指諸掌。及其成功，不差毫釐，此天賜。』」陛下聖智非

臣等能與也。上曰：「曩者四方紛亂，羣雄競起，朕與

卿等初起鄉土，本圖自全，非有意於天下。及渡江以來，觀羣雄所爲，強者不能自責，剽者喜於戰鬪，而皆無救人之心，徒爲生民之患。其張士誠、陳友諒尤爲巨蠹，士誠恃其財富，則侈而無節；友諒恃其兵強，則暴而無恩。朕獨無所恃，惟不嗜殺，布信義，守勤儉，所

恃者卿等一心共濟艱危故來者如歸嘗與二寇相
持人有勸朕先擊士誠以爲士誠切近友諒稍遠若
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乘我後此亦一計然不知友諒
剽而輕士誠狡而懦友諒之志驕士誠之器小志驕
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友諒有鄱陽之侵與戰
宜速吾知士誠必不能踰姑蘇一步以爲之援也向
若先攻士誠則姑蘇之城併力堅守友諒必空國而
來我將撤姑蘇之師以禦之是我疲於應敵事有難
易此朕之所以取二寇固自有先後也二寇旣除兵
力有餘鼓行中原宜無不如志或勸朕盪平羣寇始

取元都若等又欲直擣元都兼舉隴蜀皆未合朕意
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者先聲既震幽
薊自傾且朕親駐大梁潼關之兵者知張思道李思
齊王保保皆百戰之餘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
則西走隴蜀并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其不意反旆
而北元衆膽落不戰而奔然後西征張李二人望絕
勢窮故不勞而克惟王保保充力戰以拒朕師向使
若等未下元都而先與之角力彼人望未絕困獸猶
鬪聲勢相聞勝負未可知也事勢與友諒士誠又正
相反至於閩廣傳檄而定區區巴蜀恃其險遠此特

餘事耳若等可以少解甲冑之勞矣於是達等皆頓首謝上又嘗命廷臣試言元之所以亡與朕之所以興誠意伯劉基進曰自古夷狄未有能制中國者而元以胡人入主華夏幾百年腥膻之俗天實厭之況末主荒淫法度隳壞民困於貪殘惡得而不亡陛下應天順人神武不殺救民於水火所向無敵惡得而不興上曰當元之季君晏安於上臣跋扈於下國用不經征歛日促水旱災荒頻年不絕天怒人怨盜賊蠡起羣雄角逐竊據州郡朕初起兵欲圖自全及兵力日盛乃東征西討削除渠魁開拓疆宇當

時天下已非元氏有矣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逸
豫其臣各盡乃職孰敢驕橫天下豪傑焉能乘隙而
起朕取天下於羣雄不在元氏之手今獲其遺胤朔
漠清寧自非天之降福何以致此詩云商之孫子其
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天命如此其可畏哉

廣信府同知鄒潘

推官方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校正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七終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謹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八
平漢錄

宋濂

史氏曰胡元亂華天地晦塞譬諸禽獸人得而驅之也友諒奮臂蓬湖提戈荆楚遂能屢破堅城卒僭尊位可謂勇矣然既戕主帥復弑天完凶戾罕儔殘虐無厭人謂項籍矯殺冠軍陰弑義帝大抵同矣及天命有歸真人首出諒不能委身江漢輸款闕廷而乃犯我龍江闌我洪都盛兵東下志意驕悍此何異滎陽之圍也卒之授首鄱陽鯨鯢盡殪何暇烏江之刎

乎驅爵於林驅魚於淵蓋聖王之鷓獮爾余因據國史書之又明玉珍或云汚人史云隨人故不書

陳友諒汚陽人本姓謝祖千一贅于陳遂從其姓父普才黃蓬漁子也友諒幼岐嶷比長膂力過人優於武藝嘗爲縣吏不樂會羅田徐壽輝與倪文俊兵起慨然往從之爲文俊簿書椽尋亦領兵爲元帥及文俊專恣心不能平元至正丁酉九月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因乘釁襲殺之遂并其軍自稱平章戊戌友諒攻安慶守臣余闕固守倚小孤爲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直擣

山下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奔還友諒進薄城下闕
遣兵扼之俄而饒兵攻西門友諒兵乘東門既登城
闕簡死士奮擊敗之友諒恚甚乃并軍樹柵起飛樓
來攻闕兵分捍敵晝夜不得息友諒兵四面蟻集城
陷闕死之夏四月破龍興路復破瑞州五月友諒遣
康泰趙琮鄧克明等攻邵武又遣別將攻吉安路進
破撫州八月破建昌路九月破贛州十一月破汀州
己亥三月遣兵略衢州復遣兵破襄陽路六月復遣
其黨王奉國攻信州元江東廉訪使伯顏不花的斤
自衢往援破走其兵後數日又攻之復大破之友諒

弟友德植木柵攻城益急又遣使來說降的斤數其罪而斬之王奉國遂穴地梯城晝夜攻之踰旬城陷的斤死之十二月陷杉關初徐壽輝聞友諒破龍興欲徙都之友諒忌其來不利已不從至是壽輝固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陽出迎而伏兵於城西壽輝既入門閉伏發盡殺其部屬惟存壽輝以江州爲都居之遂自稱漢王立王府置官屬事權一歸友諒壽輝擁虛位而已庚子四月友諒以壽輝自樅陽攻池州張德勝率我師往援至則守將趙忠被執城已陷矣乃設伏敗之斬首萬級生擒三千餘遂復池州

五月漢王友諒以重兵犯太平城陷殺其守將花雲
遂直犯龍江 太祖大怒命諸大將共謀擊之于石
炭山殺傷相當馮勝率敢死士直衝其中堅大破之
友諒僅以身免追至采石復與大戰友諒復敗而遁
遂復太平初友諒犯太平挾壽輝以行及太平陷急
謀僭竊乃於采石舟中佯使人詣壽輝前白事令壯
士持鐵鎚自後擊之碎其首壽輝死友諒遂以采石
五通廟爲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仍以鄒普
勝爲太師張必先爲丞相羣下立江岸草次行禮值
大雨至略無儀節既而復還江州遣人約張士誠侵

建康 太祖以康茂才與友諒舊召使畫策茂才曰

吾家有老閣舊嘗事諒令齋書偽降約為內應必信無疑友諒得書果大喜問曰康公安在曰見守江東橋又曰橋何如曰木橋也乃遣使還謂曰歸語康公吾即至至則呼老康為號歸具以告乃命李善長易江東橋以鐵石通宵治之友諒至見非木橋乃驚疑連呼老康無應之者始知閣者謬已茂才乃合諸將奮擊大破之降其將張志雄梁鎡喻國興劉世衍等縛其士卒二萬友諒奔還尋遣其將張定邊陷安慶府 太祖乃令諸將曰友諒賊殺其主僭稱大號侵

我太平犯我建康今又以兵陷我安慶觀其所爲不
滅不已爾等其厲士卒以從徐達進曰師直爲壯今
我直而彼曲焉有不克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
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以決死一戰而走未晚也劉
基獨張目不言 太祖乃召基入內基曰先斬主降
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耳 太祖曰先生計將安
出基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
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
業在此時也 太祖遂用基策督諸帥率舟師乘風
溯流而上遂克安慶長驅向江州距其都五里許友

諒始知之謂神兵自天而降大破之友諒挈妻子夜奔武昌我師遂入九江獲馬二千匹糧十餘萬石既而友諒相胡廷瑞見江州已破遣使詣軍中請降平章祝宗以南昌降壬寅春正月太祖命宗從徐達征武昌宗中道叛回據南昌四月始定規亂太祖曰得南昌是去陳氏一臂因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等往鎮其地時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衆以爲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基曰士誠自守虜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旣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太祖曰友諒剽而輕其

志驕士誠狡而懦其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
遠圖若先攻士誠友諒必空國而來是我疲於應敵
事有難爲先攻友諒士誠必不能踰姑蘇一步以爲
之援朕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也會友諒忿其
疆場日蹙乃作大艦來攻洪都自爲必勝之計戴其
家屬百官空國而來以兵圍城其氣甚盛號六十萬
兵戴竹盾禦矢石用雲梯等攻具百道攻城文正城
上發砲石擗木火箭無不破之敵晝夜環攻友諒親
督促之意必拔文正主畫軍中分布諸將隨方應敵
剪獲甚衆友諒復以所獲吉安守將劉齊朱華臨江

同知趙天祐徇城下文正略不爲動已而德勝中流矢死被圍日久音問不通文正遣千戶張子明告急於建康敵攻城益急文正遣捨命王詣友諒營詐約日出降友諒信之緩其攻及期城上旗幟一新至暮不出友諒乃縛捨命王於城下殺之文正堅守以待援至初子明取東湖小漁舟夜從水關潛出越石頭口夜行晝止半月始達建康見太祖具言其故上問友諒兵勢何如子明對曰友諒兵雖盛戰鬪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賊之巨艦將不利用又師久乏糧若援兵至必可破也太祖曰歸語文正但堅守

一月吾當自取之子明還至湖口爲友諒所執友諒使呼文正出降子明至城下呼曰大軍且至固守以待文正聞之守益堅敵不能破七月丙戌太祖親帥諸將發舟師二十萬進次湖口自友諒圍洪都至是凡八十有五日聞援兵至即解圍東出鄱陽湖以逆我師丁亥遇於康郎山戊子我師分爲十二屯徐達常遇春等諸將擊敗其前軍俞通海復乘風發火炮焚寇舟二十餘艘軍威大振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欲戰常遇春射却之廖永忠卽以飛舸追定邊定邊走身被百餘矢士卒多死傷己丑諸軍接戰至晡

東風益烈以七舟載葦荻置火藥其中乘風縱火焚其水寨舟數百艘火熾十里之間煙焰漲天湖水盡赤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溺萬餘人賊鋒盡挫庚寅永忠通海等以六舟深入鏖戰敵聯大艦擁蔽悉撚刀以死拒我師望六舟無所見意已陷沒有頃六舟飄飄而出勢若游龍我師見之勇氣愈倍合戰益力呼聲動天地敵兵大敗友諒奪氣辛卯張定邊欲挾之退保鞋山爲我師所扼不得出歛舟自守不敢戰是夕我師渡淺泊于左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八月八日我舟入江駐南湖嘴水陸

結營劉基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負敵舟不敢出糧
且盡壬戌友諒計窮冒死突出欲由禁江口奔還武
昌太祖麾諸將邀擊之舟聯向北隨流而下自辰
至酉力戰不已友諒是日中流矢貫睛及顛而死擒
其太子善兒諒自稱帝至死僅四年年四十四其平
章陳瑄姚天祥已下悉以樓船軍馬五萬來降定邊
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徑武昌復立理爲
帝改元德壽我師復圍之甲辰春正月太祖建國
號吳二月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往視師督諸將擊
之擒其元帥張必先旣而遣羅復仁入城諭陳理使

降遂率其太尉張定邊詣軍門降凡府庫悉令理自
取城中民多饑困命給粟賑之於是湖廣江西諸郡
相繼皆降乃封友諒父普才承恩侯理順德侯友諒
弟友富歸仁伯友直懷恩伯弟友仁追封康山王命
有司塑像歲祀焉後普才徙滁理徙高麗

附錄

平江漢頌

宋濂

天命 皇上爲億兆生民主旌麾所向悉臣悉庭初
以軍旅之師興濠泗間遂撫淮南平江東攻浙東西

下之版圖所入方數千里定都江左發政施仁戴白
之叟垂髫之童涵泳至化皞皞熙熙如承平時于時
陳友諒據有江漢之地僭居大號賊殺其主脩蒙衝
虜驅烝黎如蹈水火不自度力又集蜂蟻之衆直窺
豫章三月不解皇赫斯怒乃召羣臣于庭而告之
曰陳虜不道敢屢予侮昔者蕩搖我邊方侵軼我姑
孰伺偵耻慶切
候也我金陵賴爾一二臣隣之力攻而敗
之予亦親覆其穴巢中宵竄走假息武昌予不忍追
殲之冀其悔禍以自逭於天刑癸卯之夏乃復圍我
豫章是其凶德無厭自取殄滅此天亡之時天之明

威予不敢不順唯爾熊羆之臣不二心之士尚弼予以成厥功羣臣曰都於是右丞臣達叅知政事臣遇春帳前親兵指揮使臣國勝同知樞密院事臣永忠臣通海備厥戎器簡厥師徒以俟七月癸酉 上躬

擐甲胄禡

師祭也

燾龍江帥樓船數百蔽江而上陳虜

大讐解圍而逝丁亥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戊子 上分舟師爲二十屯命達遇春永忠突入虜陣呼聲動天地矢鋒雨集砲聲雷錙波濤起立飛火照耀百里之內水色盡赤焚溺死者動二三萬流屍如蟻滿望無際己丑焚偽平章舟刈戮餘二千辛卯復

酣戰虜將張定邊素號梟猛 上親禦之將士皆死

戰歷一二時遇春等左右夾擊殺士卒無筭張中矢
百餘而退潛保鞋山不敢吐氣我師亦據湖口扼彼
喉衿列柵南北江岸置火筏中流水陸嚴戒以候其
發八月虜食盡遣舟五百艘掠糧都昌又爲我大將
所獲壬戌虜計窮冒死突出將上趨九江 上命諸
將一時俱合其大戰如戊子自辰達酉督戰益急友
諒中飛矢斃于舟中癸亥降其衆五萬 上命釋之
不戮一人凱歌而旋舳艫相銜旌旗飛翻不疾不徐
委蛇而來萬姓歡迎俯伏道左山川草木皆有喜色

告廟飲至行賞論功賜遇春田若干永忠田若干其餘將士賚金繒有差臣稽在昔曹操治水軍八十萬來攻孫權而周瑜黃蓋敗之於赤壁符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以侵晉而謝玄謝石敗之於淝水然赤壁不過一焚而走淝水亦不過軍亂而奔初未嘗大戰也而史臣具書之以爲千古美談矧今湖口之捷血戰累日天地爲之晦冥日月爲之無光山河爲之震盪其神功駿烈炳耀鑑錡與天無極較之二國未足多讓而歌咏不作非甚闕典歟臣謹備著其事撰爲詞頌一通以流鴻績於無窮以俟大

史氏之采錄云其詞曰

天眷有德實爲哲皇肆其神略以靖冠攘義旄東指
罔敢弗恭風烈虎嘯雲游龍驤長淮旣歸江左攸屬
浙之東西樹侯置牧乃建國家以奠南服以攘中原
以控西蜀蠢爾小醜敢讎大邦集其兇頑鋒蝟斧蟪
輕涉我疆以跳以踉亦旣剪刈僵骸覆江海齊六軍
直傾其穴釋而勿誅俾自懲刷闔胡不然復豕而啗
翹其蟲臂當吾車轍 皇明震怒歷告在廷是決不
悛命將往征爾選舟師爾整甲兵漕爾糗糧各罄爾
誠搖光在申夷則之月馮牙江濱 皇秉巨鉞以誓

以戒以速其發紀律精明飈火奮激旃旒揚揚

漢江

切艘將將矛戈洸洸鎧胄明明載怒載厲載飛載颺

雄威所吞已無荆湘既與虜逢大呼衝擊藥騰藜駁

星流火戟虐燄電奔巨轟雷劈殺氣冥濛不辨咫尺

矢鋒所貫什伍聯聯縱橫交紐命隕弗顛欖椹湊颯

荀束蝟編流尸塞川舟行弗前虜魄既褊扶創而逸

聚于湖與僅存喘息我方植柵江之南北火筏在流

掩蔽如翼越歷四旬飛走途窮將冒萬死以絕其衝

我師見之千艦如龍似兔之走而鷹之從酣戰六時

由辰達酉僕姑矢名也一發殪此首首貫睛及顛仆若

枯柳大慙既除餘不能醜遍相告言我誠不振我革
我頑我歸至仁誰謂崕塿可高嶙峋再拜稽首來降
來臣 皇曰俞哉汝俘予受宥汝弗劉予汝父母汝

凍予衣汝饑予哺昔何昏迷今始撤葑奏凱而旋騎
吹鬱搖形於樂歌節以鐺鏡飲至于廟頒賞于朝帛
堆其家肉登其庖都人聚觀舉手加額或嘆或謠有
聲嘖嘖干戈相尋匪一朝夕自今昇平可坐而莢惟
皇神武動則克之羣策盡屈四方式之惟 皇寬慈
降則釋之義聲動盪疇能敵之惟 皇明斷遇事即
決洞見千里不隔一髮所以四征成此駿烈小大畢

朝孰敢肆孽在昔赤壁洎乎合淝事以幸集尚傳策
書况茲之功俊偉赫熹揆古無讓可無咏詩臣雖微
賤文字是職對揚 皇休并獻臣臆三代以還用仁
興國 皇宜遵行永作民極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校正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八終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九

平吳錄

吳寬

元乘中國之弱入主天下迨其季世上下淫樂政益
大壞歲饑民窮四方兵起延至江淮殆無完郡

至正十三年癸巳正月張士誠起自泰州士誠小字
九四泰之白駒場民有弟三人曰士義士德士信
並以販鹽爲業士誠少有膂力重遲寡言市鹽諸
富家多易之每肆陵侮或負其直不償有弓兵丘
義者尤屢窘辱之士誠不勝忿卽與諸弟及壯士

李伯昇等十八人殺義并素所陵侮者更縱火焚其居延燒數百家自度不可已乃謀起兵入傍近場招集少年行至少溪爲大姓劉子仁所扼多被殺傷士義中矢死於是士誠憤怒必欲滅子仁子仁衆潰入海士誠兵勢始振從者萬餘人三月乘勝攻陷泰州淮南行省守臣告變元遣知府李齊招諭士誠初請降願授民職且乞從討教以自效時初析河南地立淮南江北行省于揚州以廉訪使趙璉爲叅知政事已而移璉鎮泰州璉乃趣士誠治划船趨湯泗士誠疑憚不肯發又覘知璉無

備遂復反夜四鼓縱火登城璉捫佩刀上馬與鬪
被賊圍邀至其船璉詰之曰汝輩罪不赦今既宥
爾又錫爾名爵朝廷何負於爾復反耶即前擊賊
賊以槩撞璉死其僕楊兒以身蔽璉亦死璉字伯
器至治二年進士歷官杭州路總管多善政時齊
獨被留且久會其黨自相戕始縱之歸於是士誠
遂陷興化結寨德勝湖他日行省以左丞哲篤鎮
高郵出齊守甓社湖俄有數賊呼譟入城省憲官
皆遁齊還城門已閉士誠遂據高郵元知不能制
復赦其罪使至不得入而還繆稱賊已迎拜但乞

各爵耳行省不虞其欺乃遣照磨盛昭以萬戶告
身授士誠士誠拒不聽拘諸舟中昭語所從吏曰
吾之至此有死而已既有官軍逼高郵士誠顧授
昭以兵使出拒昭叱曰吾奉命來汝拘留詔使罪
不容誅又欲吾從汝爲賊卽罵不絕口賊怒劓之
昭字克明歸德人後行省再遣使往諭士誠給言
仍請李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強齊往至則下齊于
獄齊辯說百端竟不能降且使齊跪齊叱曰吾膝
如鐵豈爲汝屈耶遂椎碎其膝而劓之然元猶冀
士誠有降意再遣集賢待制烏馬兒往諭而用濟

寧路錄事孫撫輔行撫入城反覆諭之初若聽從
十而拘之他室間餽一食或令其黨捶之肆其陵侮
撫不卹也時有石普者以國史院編修官有軍功
陞樞密院都事從守淮安詣丞相面陳破賊之策
曰高郵負重湖之險地皆沮洳騎兵莫能前與普
步兵三萬保取之丞相壯其言與兵萬人以行次
范水寨日未夕普令軍中具食入夜令銜枚趨寶
應營中更鼓如平時抵縣即登城樹幟賊大驚潰
乘勝拔十餘寨斬首數百將抵高郵城兵分三隊
普自將攻北門賊賊援軍望之按不追總兵者遣

蒙古軍千騎突出普軍前欲收先入之功賊以死
捍皆懼怯馳回普兵遂爲賊所蹂踐悉墜水中普
獨奮擊直入賊陣中被創墜馬賊欲生致之普叱
罵曰我即石都事也益戰不屈與役三十人俱死
之普字元周徐州人有張氏女賊入城知女有姿
色叩其家索之不得已從過河投水死又有高氏
婦出避兵亦縊死道旁空舍中六月元以士誠終
爲患始命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福壽擊之
十四年甲午正月士誠自稱誠王國號大周建元天
祐六月攻揚州元丞相達識帖睦迺率兵禦之皆

潰尋陷盱眙及泗州九月元命右丞相脫脫督諸軍擊之兵至高郵戰于城外大敗其衆募遂分兵西平六合賊勢大蹙脫脫初以被讒出領兵俄有詔削其官爵安置淮安士誠乘隙擊之元兵大敗其勢復振

十五年乙未士誠據高郵其而縣領其地立之華十六年丙申二月士誠以淮東大饑謂惟吳中富庶可以建國乃留兵守高郵由通州渡江入福山港時福山有曹氏富甲縣中衆肆攘掠一夕而空遂陷常熟兵入婁齊二門鎮將脫寅率兵禦之郡人

楊椿力戰而死椿字子壽本蜀人宋少師棟之後
有文藝尚氣節爲脫寅館客因署叅謀分守婁門
獨挺身禦寇鉞交於胸罵不絕口死之明日其妻
王氏哭往軍中覓屍爲賊所執不屈賊義而釋之
其屍竟逆水抵張香橋柱而得殮葬于虎丘之華
李當椿死之明日忽神附王氏語曰後五日吾將
取爾與男女去時男賴十五歲女滿奴九歲皆無
病及期妻與男女果同一日死人皆異之又椿有
門人陳普兵至其門使拜不屈且索婦人普罵之
亦被數創死普字季周能詩脫寅畏賊避匿于婁

門十八營叢篠中爲亂兵所殺當是時吳中全盛
甲仗錢穀如山守臣貢師泰輩棄之相率遁去士
誠旣入郡城即承天寺爲府推其佛像據坐大殿
復射三矢于棟上乃改平江府爲隆平府立樞密
院以所親信徐義徐志堅典親軍李伯昇制軍事
幕官韓謙錢輔及王敬夫蔡彥文葉德新三人爲
叅軍遣兵陷湖州松江常州諸路初立鎮海萬戶
于太倉士誠旣居吳頗好士若元臣郭良弼董綬
皆爲之用濱州有楊秉文載者以江浙行省左右
司郎中方坐罪免官寓松江二人言秉于士誠因

遣其下張經招之乘曰良弼綬皆王臣今既失節
又欲引我以濟其惡耶且讓經平日讀書何如乃
日與客痛飲經促其行愈急遂整衣冠縊死孫撫
爲士誠所拘從徙吳一日與部將張茂先謀復高
郵語洩並被殺撫字自謙曹州人至正二年進士
又有百夫長張某者與其伍謀刺其帥事洩亦被
殺夷其族并其妻族次縛其妻于武陵橋上將斬
帥之子惜其姿容令刀者舍之語曰能從我活汝
命婦怒曰豈有夫死父母死而我獨生乎復脅之
益憤罵不已顧所謂親曰我有白金若干兩可以

買棺合葬我父母我則耐于夫側竟就殺人稱周
烈婦云七月士誠攻杭州破之州民黃仲起妻朱
氏有女臨安奴見兵至倉皇言曰我別母求一死
也俄而賊驅諸婦至其家且指朱氏母子曰爲我
守此朱氏懼受辱與其女俱縊死其妾馮氏亦死
繼而仲起弟婦蔡氏抱幼子與乳母湯氏皆自縊
死丞相達識帖睦爾畏士誠兵勢遁去平章左丞
答納失里戰死初達識等屢敗于賊或以爲苗軍
可用遂自寶慶招土官楊完者至有軍十萬自嘉
興引其黨及萬戶普賢奴擊敗士誠復其城達識

乃還然苗軍性殘忍所過淫虐人愈苦之張氏旣有浙右於是我太祖高皇龍潛濠城陰有安天下之志先二歲自和州渡江駐金陵與士誠接境數交兵是月士誠以太祖初克鎮海遣舟師來攻徐達與戰於龍潭破之焚其舟殺溺甚衆遂乘勝攻常州未下達營於甘露鎮太祖遣人諭之曰士誠起於鹽徒術務經紀詐出多端交必有變鄰必有間儻有說客須沮其詐術困其營壘達等乃益督兵攻圍其城未幾有鄭僉院者率甲士七千叛入城中反來攻營常遇春引兵東壘擊之大

破其衆復攻圍之

十七年丁酉三月達攻常州益急進薄城下士誠遣其弟士德以數萬衆來援達遣元帥王玉伏兵以待士德敗走玉令男虎子追之士德遇坎墜馬被擒太祖聞之喜曰士德有智勇爲其兄謀主今爲我擒張氏之成敗可知矣士德母痛失其子令士誠奉書請和願歲輸糧十萬石布萬疋及金銀等物永爲盟信太祖初許之後再復書數其開釁召兵之罪且謂納我逋逃之人拘我通好之士予之興師亦豈得已既已許給軍糧中更爽約今若

果能再堅前盟給糧五十萬石歸我使者則常州之師即罷而爭端永絕矣士誠得書不報士德乃潛與士誠書俾降于元爲助遂不食而死至是達等下其城初士誠將史椿守淮安見士誠不足事及諸將驕侈而左丞徐義更加讒毀遣人齎書詣建康願歸順事覺被殺於是士誠復出兵寇嘉興屢爲楊完者所敗乃以書請降詞多不遜完者欲納之達識以其反覆不許完者固勸乃承制假江浙廉訪使周伯琦參知政事招諭之士誠始要王爵達識不許及請爵爲三公曰三公非有司所定

亦不許完者又力勸達識外雖拒之實幸其降又恐忤完者意八月遂授士誠太尉士德淮南平章士信同知行樞密院事其黨皆授官有差而元以達識有招安功亦加太尉伯琦被留于吳士誠爲造第宅于乘魚橋北厚其廩給伯琦日與諸文士以文墨流連因亦忘歸士誠既受封始遷入府治雖奉元正朔而錢穀甲兵自據如初

十八年戊戌 太祖命元帥費子賢總管張德守安吉築城固守士誠出兵來攻別將廖永安與戰于太湖乘舟深入後軍不繼爲所獲士誠欲降之永

安不屈遂拘囚之 太祖念其守義遙封楚國公
後竟囚死

十九年己亥元自中原既亂江南海漕久不通京師
屢苦饑至是因河南始平九月乃遣尚書伯顏帖
木兒等以御酒龍衣賜士誠來徵漕貢伯顏等至
杭州傳詔命方國珍具舟以運而達識總督其事
既而士誠慮國珍載粟不入京師國珍又恐士誠
掣其舟乘虛襲已互相猜疑伯顏往來開諭糧得
入京者僅十一萬石自是歲以爲常初士誠之臣
服于元也其參軍俞思齊實勸之既而士誠聽諛

臣之言不漕貢獨思齊語曰向爲賊不貢猶可今
爲臣可乎士誠怒抵案仆地而入思齊知不可事
即棄官稱疾而隱會稽楊維禎爲作骨鯁臣傳云
思齊字中孚泰州人

二十年庚子士誠闢土益廣南自紹興北至濟寧上
下二千餘里濠爲 太祖發跡之地亦遣其將李
濟據之 太祖欲取士誠謀于劉基基曰方今陳
友諒據上游名號不正兵力且強宜先取之友諒
既平取士誠如探囊中物耳 太祖用其言始置
之

二十一年辛丑

二十二年壬寅士誠俱據姑蘇

太祖既克姑蘇

二十三年癸卯二月士誠遣其將呂珍入安豐攻宋

劉福通等據其城

太祖率徐達常遇春親援之

珍解圍去福通奉韓林兒棄安豐退居滁州士誠

兵入安豐時廬州左君弼出兵助珍亦擊敗而去

七月士誠忌楊完者欲圖之而達識亦厭完者驕

肆不可制乃陰與定計舉兵圍之完者及其弟伯

顏皆自殺士誠遂遣兵據杭城朝廷因以其弟士

信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而方面大權悉歸張氏

達識徒擁虛名而已至是士誠乃令其部屬自頌
功德求王爵達識恐逆其意被害乃請于朝至再
三不報士誠遂自立爲吳王治宮室立官屬其母
曹氏頗有智識尊爲太妃於是元遣戶部侍郎博
羅帖木兒復徵漕貢于士誠士誠以違其封王之
請遂不與海運始絕

二十四年甲辰八月士誠逐達識時右丞答蘭帖木
兒郎中真保二人受士誠金帛諂事之數媒孽達
識之短至是士信使面數之勒其自陳老病去職
二人又言丞相非士信不可即逼取符印遷于嘉

與幽之而士信自爲丞相士誠又諷行臺請實授
王爵御史大夫普化帖木兒不從即使人至紹興
索其印普化封其印置諸庫曰我頭可斷印不可
與又迫之登舟曰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
與妻子訣賦詩二章乃仰藥死臨死擲杯地上曰
我死矣逆賊當踵我亡也後數日達識聞之歎曰
大夫且死吾不死何爲遂命左右以藥酒進飲之
而死初普化爲福建平章境內皆爲諸豪所據不
能有所施設及遷南臺又逼於士誠而死人皆惜
之士信自爲丞相愚妄不識大體建第宅東城下

號丞相府居民趨附之者輒得富貴

二十五年乙巳

太祖以士誠兵屢犯其境卒欲取

之十月下令曰王者征伐應天順人所以平禍亂

而安生民也張士誠假元之命叛服不常天將假

手于我是用行師以致天討况士誠啟釁多端襲

我安豐寇我諸全連兵構禍罪不可逭今命大軍

致討止於罪首在彼軍民無恐無畏無妄迯竄無

廢農業已勅大將軍約束官軍無致虜掠違者以

律論罪布告中外體予至懷乃命中書左相國徐

達平章常遇春胡廷瑞同知樞密院馮國勝左丞

華高等率馬步舟師水陸並進先取淮東諸郡縣
剪士誠羽翼達兵出江口 太祖遣使諭以北方
聲息且曰軍旅重事尤宜加慎如獲張士誠將校
遣來吾自處之達既趨泰州浚河通舟師駐軍於
淮安壩上進圍泰州新城時士誠援兵自湖北來
達擊敗之獲其元帥王成等四百餘人已而李院
判兵復自淮安來常遇春又擊敗之擒其萬戶吳
聚等百餘人因遣人諭降城中其僉院嚴再興副
使夏思忠院判張士俊等拒守不下閏十月江陰
水寨守將康茂才報士誠以舟師四百艘出大江

次范蔡港別以小舟於江中孤山往來出沒無常
疑有他謀請爲之備 太祖遣使諭達曰近得康
茂才報吾度此寇非有攻江陰直趨上流之計不
過設詐疑我使我陸寨之兵還備水寨我兵既分
彼時乘我水軍疾趨陸寨擣吾之虛此寇一計也
爾宜備之又聞常遇春深入使我軍去泰州既遠
彼必潛師以趨海安或趨泰州令我大軍勢分首
尾衝決不及救援此又寇一計也兵法致人而不
致於人爾宜審慮使至即令遇春駐師海安慎守
新城坐以待寇彼若遠來趨敵吾以逸待勞可一

戰而克泰興以南並江寇舟亦宜設法備之後四日又諭達曰寇兵初駐范蔡港吾度其有詐今觀望猶豫不敢即泝上流其爲詐益明然寇計不過欲分我勢非有決機攻戰之謀宜遣廖永忠還兵水寨大軍勿輕動此寇徘徊江上自老其師乘其怠慢此月必克泰州泰州既克江北瓦解寇不戰自潰但宜謹備之耳是月太祖親至江陰康茂才水寨又以手書諭達等曰初予聞爾等與寇相去甚邇爲是馳至此恐有緩急相爲策應及至乃知不然今遣陳經歷去汝有所言即疾馳來報予

駐師以待後 太祖還建康達等遂克泰州虜其
將嚴再興等九十四人卒五千馬一百六十餘匹
船四十艘遣人獻俘命五千人者悉安置潭辰二
州人仍賜衣一襲婦女亦皆賜衣履緘線布帛初
衆自以抗拒必不免及得賜又妻子完聚咸感悅
拜呼萬歲而去泰州平達遣黃旗千戶劉傑分兵
徇興化進攻高郵士誠守將李清戰敗閉城固守
傑攻之不下有陳元帥者來援清傑擊敗之十一
月達進兵攻高郵 太祖恐達深入敵境不能策
應諸將遣使即命同知吳國勝帥所部節制高郵

諸軍俾達還軍泰州圖取淮安濠泗諭達曰爲將之道貴於持重進師攻取宜加審察近聞提兵遠出深入重地此甚不可也若常平章獨提偏師備寇江上即有緩急誰當爲之應援者宜還師泰州兼總馮國勝所部留兵萬五千人以取未下州郡爾居中節制見可而進協和諸將一乃心力以成大勛毋或輕動以失事機時李濟據濠州名爲張氏守而觀望未決太祖曰濠爲吾家鄉而吾失之是有國而無家也命右相國李善長以書招之濟得書不報是月士誠兵寇宜興命達令國勝圍

高郵遇春守海安遣別將守泰州而自以精兵援
宜興達遂率兵渡江擊敗士誠兵于宜興城下獲
三千餘人十二月士誠兵寇安吉守將費子賢擊
卻之達自宜興還兵攻高郵其守將俞同僉堅守
不下時士誠遣其左丞徐義入淮援高郵義怨士
誠以爲陷已死地屯崑山之太倉三月不進

二十六年丙午正月士誠以舟師駐君山又出兵自
馬馱沙沂流窺江陰守將以聞 太祖親督水軍
及馬步軍往救之比至鎮江寇已焚瓜州掠西津
而遁乃命康茂才等出大江追之別命一軍伏于

江陰之山麓翌日茂才追之浮子門遇寇舟五百餘艘遮海口乘潮來薄我師茂才督諸軍力戰大敗之凡虜將校四百餘人卒五千餘人後十日達遣使請以指揮孫興守海安常遇春督水軍以爲高郵聲援既可之復書勅達曰爾所請策皆善前報彼軍事勢重不一及俞平章請軍甚急蓋因其未嘗獨將料度未至如此安豐竹昌糧盡將遁此不足慮士誠兵多有渡江者宜且收兵駐泰州彼若來攻海安擊之尋又諭達曰江陰送至士誠降將秦德等二十人言士誠之志無日不在泰州高

郵已而遣兵渡江其驍將單莊亦與徐義趨淮安
矣高郵海安宜慎方略勿墮其計又諭達曰士誠
由高郵嘯聚以有吳越高郵蓋其巢穴也大軍被
之彼必來救今聞徐義兵已入海來援王保保亦
將兵南來吾料王保保馬步必假道天長徐義舟
師或由射陽湖或出瓠子角或出寶應以趨高郵
二兵苟合不可不備通州有士誠從子號火眼張
者乃疑兵必不敢出夫軍之勝敗在主將賢否王
保保雖擁重兵然千里遠來其勢必敝徐義狠愎
自用軍無紀律以我節制之師當之可勝爾但秣

馬厲兵俟之已而王保保知有備竟不至三月達
自秦州進兵取高郵興化及淮安遂拔高郵先是
達援宜興令馮國勝統兵圍高郵士誠將俞同僉
詐遣人來降約推女牆爲應國勝信之夜遣康秦
率兵千人入城城上急下板閉之皆被殺 太祖
聞之怒即詔國勝回捷之令其步至高郵於是達
自宜興還亦督往攻國勝甚怒令軍士齊登城一
鼓破之戮俞同僉等俘其將卒二千二百民一千
四百獲馬三百七十餘匹糧八千石命以所俘將
士悉遣戍沔陽辰州仍給衣糧有妻子者賜夏布

人五疋無者半之時俘至將士家屬多失實既分別發遣乃責問達等仍遣國勝即軍中搜問凡虜人婦女者皆以軍法治之高郵既下復令乘勝取淮安四月達兵至淮安聞徐義軍在馬騾港夜往襲之義泛海去俘其院判錢富等及卒三千舟師進薄城下其右丞梅思祖副樞唐英蕭成藉軍馬府軍出降達宿兵城上民皆安堵命指揮蔡仙華雲龍守其城遂進攻興化先是太祖命圖淮東山川地形要害以進覽之見瓠子角爲興化要地令達以兵絕其隘至是遂取之淮地悉平復遣襲希

魯潛往濠州說李濟下蕭把都亦以城降遂
議進兵浙西 太祖召中書省及大都督府臣謂
曰張氏據姑蘇數侵擾吾近地爲吾境內之寇不
可不討諸公其孰計之右相國李善長對曰張氏
宜討久矣然以臣愚觀之其勢雖屢屈而兵力未
衰土沃民富又多儲積恐難猝拔宜俟隙而動太
祖曰彼昏淫益甚生釁不已今不除終爲後患彼
疆土日感長淮東比之地皆爲吾有吾以勝師臨
之何憂不拔况彼敗形已露何待觀隙徐達曰張
氏驕橫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驕將如

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徒擁兵衆爲富貴之娛爾其居中用事者王蔡葉三叅軍輩迂濶書生不知大計臣奉 主上威德率精銳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 太祖喜顧達曰諸人局於所見獨爾合吾意於是命諸將簡閱士卒擇日啟行八月以伐張氏祭告大江之神曰惟神奉天命主宰大江鑒察無私代天行令予生於濠梁乃庶民也曩因兵變遂列於行伍繼爲總戎歲月以來軍民既衆土宇益闢乃正王位建國曰吳立業江南拓土廣疆滅強暴之國恤兵養民除貪汙

之政于茲十有一年矣今姑蘇張士誠處我東南之境數來生釁伏聞古今以來民欲安聖人一民欲愁伯者多予之與張不可多事子民並立以榮其身必決雌雄以安黎庶然而剖判在乎天用事在乎人其深淵巨峰淤淺河湖人力一時不能爲者茲欲獎率舟師由毘陵之境委曲通道進入太湖與張氏決戰告神鑿之乃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爲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爲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以行太祖御戟門集將佐諭之曰古人立大功於天地間者必因其時以行其志如伊尹佐湯以伐

桀呂望佐武王以翦商皆得其時而志在於天下
蒼生也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稱名號
者不可勝數江南亂雄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
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吾介乎二人之間相與
抗者十餘年觀二人所爲其志豈在於民不過貪
富貴聚淵藪劫奪寇攘而已友諒敗滅獨士誠據
有浙西北連兩淮恃其強力數侵吾疆場賴諸將
連歲征討克取兩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
下故命卿等討之卿等戒飭士卒毋肆虜掠無妄
殺戮毋發丘壠毋毀廬舍聞士誠母葬姑蘇城外

慎無侵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諸將帥務在輯睦
勿縱左右欺陵軍士凡爲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
卹之大抵克遠者必以成功爲效樹德者必以廣
恩爲務卿等勉之諸將皆再拜受命遂爲戒約軍
中事命人給一紙仍榜諭其民曰伐罪救民王者
之師考之往古世代昭然軒轅氏誅蚩尤殷湯征
葛伯文王伐崇侯三聖之起兵也非富天下本爲
救民近覩有元之末主居深宮臣操威福官以賄
成罪以情免臺憲舉親而劾讎有司差貧而賣富
廟堂不以爲慮方添冗官又改鈔法役四十萬人

湮塞黃河死者枕藉於道哀苦聲聞於天致使愚
民誤中妖術不解偈言之妄誕酷信彌勒之真有
冀其治世以甦其苦聚爲燒香之黨根據汝潁蔓
延河洛妖言既行克謀遂逞焚蕩城郭殺戮士夫
荼毒生靈無端萬狀元以天下錢糧兵馬而討之
略無功效愈見猖獗然而終不能濟世安民是以
有志之士傍觀熟慮或假元氏爲名或托鄉軍之
號或以孤兵獨立皆欲自爲由是天下土崩瓦解
予本濠梁之民初列行五漸至提兵灼見妖言終
不能成事又度胡運難與成功遂令兵渡江賴天

地祖宗之靈及將帥之力一鼓而有江左再戰而定浙東陳氏稱號據我上游爰興問罪之師彭蠡交兵元惡授首其父子兄弟面縛輿襯既待以不死又封以官爵將相皆置於朝班民庶各安於田里荆襄湖廣盡入叛圖雖德化未及而政令頗修惟茲姑蘇張士誠爲民則私販鹽貨行劫於江湖兵興則守聚兇徒負固於海島其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詐降於元坑其叅政趙璉囚其待制孫撫其罪二也厥後掩襲浙西兵不滿萬數地不足千里僭號改元其罪三也初寇我邊

一戰而生擒其親弟再犯浙省揚矛直擣於近郊
首尾畏縮又乃詐降於元其罪四也占據浙江錢
糧十年不貢其罪五也陽受元朝之召陰行假王
之令挾制達丞相謀害楊左相其罪六也知元綱
已墜公然害其江浙丞相達識帖木邇南臺大夫
普化帖木兒其罪七也誘我叛將劫我邊民其罪
八也凡此八罪有甚於蚩尤葛伯崇侯雖黃帝湯
文與之同世亦所不容理宜征討以拯天下以濟
斯民爰命中書左丞相徐達率領馬步官軍舟師
水陸並進攻取浙西諸處城池嘗戒軍士征討所

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凡我逋逃臣民被陷軍士咸宥其罪其爾人民果能復業即我良民舊有房舍因土依額納糧以供軍儲餘無科取使汝等永保鄉里以全室家此興師之故也敢有千百相聚旅拒王師者即當移兵勦滅遷徙宗族於五溪兩廣永離鄉土以禦邊疆果有賢哲或全城歸附或棄職來降予賚賞賜非所敢吝凡予之言信如皓日咨爾臣庶毋或自疑故榜旣而復召達遇春於西苑諭之曰今師行苟張氏全城歸命不勞吾師吾必全之若用師城破之日生其將士撫其人民

無妄殺戮有可用者即選用之達等既受命將發
又問諸將曰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曰逐梟
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熏其穴此行當直擣姑蘇
姑蘇既破其餘諸郡可不勞而下矣 太祖曰不
然士誠起鹽徒與張天驕潘元明等皆強梗之徒
相爲手足士誠苟至窮感天驕輩懼俱斃必併力
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天驕出湖州
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出兵先攻
湖州使其疲於奔命羽翼既疲然後移兵姑蘇取
之必矣遇春猶執前議 太祖作色曰湖州失利

吾自任之若先攻姑蘇而失利吾不汝貸也遇春不復敢言已而太祖屏左右謂達遇春曰吾欲遣指揮熊天瑞從行俾爲吾反間也天瑞之降非其本意心常怏怏適來之謀戒諸將勿令天瑞知之但云直擣姑蘇天瑞知之必叛從張氏以輸此言則墮吾計矣於是達等率諸軍發龍江至太湖遇春擊敗士誠兵於湖州港口擒其將尹義陳旺遂次洞庭山進至湖州之毗山又擊敗其將石清汪海擒之張士信駐軍湖上不敢戰而退熊天瑞果叛去師至湖州之三里橋士誠兵分三路來拒

叅政黃寶當南路院判陶子實當中路左丞張天
騏自當北路同僉唐傑爲後繼達進攻之有術者
言今日不宜戰遇春怒曰兩軍相當不戰何待於
是達遣遇春攻寶王弼攻天騏達自中路攻子實
別遣驍將王國寶率長槍軍直扼其城寶敗走欲
入城城下釣橋已斷不得入復還力戰被擒并獲
元帥胡貴以下官二百餘人天騏子實皆不敢戰
歛兵而退士誠又遣司徒李伯昇來援由荻港潛
入城被圍伯昇及天騏閉門拒守達遣國寶攻其
南門自以大軍繼之其同僉余得全院判張德義

及陶子實出戰復敗走士誠又遣平章朱暹王晟
同僉戴茂呂珍院判李茂及其第五子號五太子
者率兵六萬來援號三十萬屯城東之舊館築五
寨自固達與遇春湯和等分兵營於東阡鎮南姑
嫂橋連築十壘以絕舊館之援李茂唐傑李成懼
不敵皆遁去士誠壻潘元紹時駐兵於烏鎮之東
爲呂珍等聲援乘夜擊之亦遁遂填塞河港絕其
糧道士誠知事急乃親率兵來援達等與戰於皂
林之外又敗之虜其戴元帥及甲士三千餘人九
月士誠復遣其同僉徐志堅以輕舟出東阡鎮覘

我師欲攻姑嫂橋遇春遇之與戰會大風雨天晦甚遇春令勇士乘划船數百突擊之擒志堅得兵二千餘人是月太祖又命朱文忠帥師攻杭州諭之曰徐達等取姑蘇張氏必集兵以拒今命爾往杭州是掣制之也我師或衝其東或擊其西使彼疲於應戰其中必有自潰者爾往宜慎方略士誠自徐志堅敗甚懼遣其右丞徐義至舊館覘形勢將還報遇春以兵阨其歸路義不得出乃陰遣人約士信出兵與舊館兵合力來戰士誠又遣赤龍船親兵援之義始得脫潘元紹率赤龍船兵屯

于平望復別乘小舟潛至烏鎮欲援舊館遇春出別港追襲之至平望縱火焚其赤龍船軍資器械一時俱盡衆軍散走自是舊館兵援絕饋餉不繼多出降者十月達以所獲將士徇于湖州城下城中大震遇春兵攻烏鎮徐義潘元紹及甘院判拒戰不勝退走遇春追至弁山遂攻破其平章王晟陸寨餘軍奔入舊館之東壁其同僉戴茂乞降是夕晟亦降是月朱文忠率指揮朱亮祖耿天壁攻桐廬降其將戴元帥復遣袁洪孫虎略富陽擒其同僉李天祿遂合兵攻餘杭達復攻弁山水寨顧

時引數舟繞士誠兵船上人俯視而笑時覺其
懈率壯士數人躍入其舟大呼奮擊餘舟競進薄
之士誠五太子盛兵來援遇春稍卻薛顯率舟師
直前奮擊衆大敗五太子及朱暹呂珍以舊館降
得兵六萬人遇春謂顯曰今日之戰將軍之力居
多吾固不如也五太子者士誠養子本姓梁短小
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又善沒水暹珍亦善戰士
誠倚之至是皆降士誠爲之奪氣十一月舊館捷
至父老進賀 太祖曰此民之福也自此東南可
定轉輸之勞亦可少甦矣父老汝諭百姓各力生

業無作非義庶可共享太平皆拜而出舊館既降
達遣馮國勝以降將徇湖州城下語李伯昇出降
伯昇在城上對曰張太尉養我厚我不忍背之抽
刀欲自殺爲左右抱持得不死左右語之曰援絕
勢孤久困城中不如降伯昇俯首不能言其左丞
張天琪總管陳昧以城降伯昇遂亦降於是達引
兵向姑蘇至南潯元帥王勝降進至吳江洲圍其
城參政李福知州楊夔降是月朱文忠攻餘杭下
之初樞密院判謝再興爲都督朱文正之妻父分
守諸暨與士誠連境令呂珍離城數十里築一堰

水發諸暨被沒再興屢遣人潛決之 太祖嘉其
功以其次女嫁徐達俄詔回聽宣諭別遣參軍李
夢庚代守而令再興還受節制再興耻無權勢出
怒言且言嫁女不令吾知何異給配與知府欒鳳
執夢庚及元師王玉陳剛以諸暨全城馬軍叛投
紹興及是再興弟謝五謝三共守餘杭文忠遣人
語謝五曰爾兄以李夢庚小隙歸于張氏非爾謀
也爾乃國之戚臣若降可保不死仍享富貴謝五
答曰我誠誤計若保我不死我即降文忠許之乃
與弟姪五人出降文忠遂進兵杭州未至平章潘

原明懼遣員外郎方彛詣軍門請納款文忠曰吾
兵適至此勝負未分而即約降無乃計太早乎對
曰此城百萬生靈所係今天兵如雷霆當者無不
摧破若軍至城下雖欲降恐無及故使彛先來請
命文忠留之宿明日遣還報而駐兵以待原明即
日以款狀來曰嬰城固守乃受任之當爲歸款救
民亦濟時之急務竊復自念起身草野叨位省樞
非心慕乎榮華乃志存乎匡定豈意邦國殄瘁王
師見加事雖貴於見機民寔同於歸義念是邦生
靈百餘萬比年物故十二三今既入于職方願溥

覃乎天澤謹將杭州土地人民及諸司軍馬錢糧之數以獻文忠至杭州原明及同僉李勝奉士誠所授行省及樞密院浙西江東兩道廉訪司印并蔣英劉震出降伏謁道左以女樂導引文忠叱去之進原明等宣上命慰諭之禁戢士卒城中晏然凡得兵二萬糧二十一萬馬六百匹執元平章丑的長壽等與蔣英劉震皆送建康并遣原明以下入朝既而紹興守臣同僉李思忠總管衛良佐以城降命駙馬王恭等守之左丞華雲龍率兵攻嘉興守將宋興以城降及海寧州亦降達軍至姑

蘇城南鱸魚口擊敵將竇義走之康茂才至尹山
橋遇敵兵又擊敗之焚其官瀆戰艦千餘積聚甚
衆達兵遂圍其城達軍封門遇春軍虎丘郭子興
軍婁門華雲龍軍胥門湯和軍閭門王弼軍盤門
張溫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耿秉文軍城東北仇
成軍城西南何文輝軍城西北四面築長圍困之
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圖對築臺三層下瞰城中名
曰敵樓每層施弓弩火銃於上又設襄陽礮以擊
之城中震恐有楊茂者無錫莫天祐部將也善沒
水天祐潛令入城與士誠相聞邏卒獲之於閭門

水柵傍送達軍達釋而用之時城堅不可破天祐
又阻兵無錫爲士誠聲援達因縱茂出入往來因
得其彼此所遺蠟丸書由是悉知士誠天祐虛實
而攻圍之計益備達至是督兵攻婁門士誠出兵
拒戰武德衛指揮茅成左脇中义死成定遠人後
贈東海郡公元平章丑的長壽等至建康 太祖
命有司給廩餼歸于元而誅蔣英於市以英嘗刺
殺胡大海叛投士誠命懸大海畫像刺英血祭之
乃復誅謝五等朱文忠以爲前保其不死今復殺
之何以示信且恐後無降者 太祖曰謝再興是

我至親尚投張氏情可恕乎兄弟悉磔于市以潘
原明全城歸附仍授平章官屬皆仍舊職從朱文
忠節制仍下令曰予聞帝王之治世其初也乘天
下之擾攘不得已而起兵及其甚也憂天下之未
一亦不得已而用兵自有元失御中原鼎沸四海
瓜分予時爲民於淮上進不能上達退不能自安
是以不得已而起兵至於撫有江東土地漸廣民
物漸多而四面皆敵國民無一日安又不得已而
用兵如是西平陳漢跨有蜀川南定百粵北有荆
襄以及徐泗惟浙西張氏與我壤地相接屢擾我

邊境誘納我逋逃故興問罪之師淮東郡邑首先
歸定旅拒者加以刑來降者寵之以爵遂命大
將軍左相國徐達副將軍平章常遇春總兵東入
太湖是以湖州舊館守援之將李司徒呂左丞等
百有餘名精兵七萬餘衆節次歸附復命浙東省
右丞朱文忠統兵東北破桐廬克富陽駐兵浙右
杭州守臣平章潘原明差官送款以全城聽命可
謂識天時人事之俊傑有合予弔民伐罪之初意
已勅征行將士凡府州城郭鄉村軍民之家秋毫
無犯官府倉庫舊的有主封籍以待敢有侵漁以

系金身續卷之二十一
律論罪其潘平章等大小官員即我藩輔各安其
職故茲令諭中外知悉
三十一

吳元年丁未夏 太祖以士誠被圍諭以書曰蓋聞
成湯放桀武王伐紂漢祖滅秦歷代帝王之興兵
勢相加乃爲常事當王莽之亡隋之失國豪傑乘
時蠡起圖王業據土地及其定也必歸于一天命
所在豈容紛然雖有智者事業弗成亦當革心畏
天順民以全身保族若漢之竇融宋之錢俶是也
自古皆然非今獨異爾能順附其福有餘毋爲困
守孤城危其兵民自取滅亡爲天下笑書至士誠

不降六月士誠欲突圍決戰覘城左右見軍陣嚴
整不敢犯乃遣徐義潘元紹潛出西門掩襲轉至
闔門將奔常遇春營遇春覺其至分兵北濠截其
歸路遣兵與戰良久未決士誠復遣參政黃哈刺
把都率兵千餘人助之自出兵山塘爲援塘路狹
塞不可進麾令稍卻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皆稱
爾爲猛將能爲我取此乎弼應曰諾即馳鍬騎揮
雙刀往擊之敵衆小卻遇春因率衆乘之士誠兵
大敗人馬溺死沙盆潭甚衆其有勇勝軍號十條
龍皆倉夫善戰者士誠每厚賜之今被銀鎧錦衣

將其衆出入陣中人不能測一時俱溺死萬里橋
下已而倉夫復有應募者亦戰死其妻某氏得其
屍以綿裹骨抱夫投水以死是日士誠馬驚墮水
幾不救肩輿入城計忽忽無所出降將李伯昇知
其勢迫欲說令歸命乃遣客詣士誠門告急士誠
召之入曰爾欲何言客曰吾言公興亡禍福之計
願公安意聽之士誠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昔
項羽喑鳴叱咤百戰百勝卒敗垓下天下歸于
漢祖何則此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
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甕中死在旦夕一旦元兵

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三吳有地千里
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於此
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心勞志收召豪傑度其才能
任以職事撫人民練兵旅御將帥有功者賞敗軍
者戮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何特可保三吳天下
可取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曰吾
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何則公之子弟親戚將
帥羅列中外美衣玉食歌妓婦女日夕酣宴身衣
天下至美口甘天下至味猶未厭足提兵者自以
爲韓白謀畫者自以爲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

人當此之時公深居於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聞縱知亦不問故淪至今日士誠曰吾亦甚恨無及然今當何如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益於國家有利於子孫死固當然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跨有荆楚兵甲百萬與江左之兵戰於姑熟麇於鄱陽湖友諒舉火欲燒江左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且今攻我益急公恃湖州援湖州失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又失今獨守此尺寸之城誓以死拒然

竊慮勢極患生猝有變從中起者公此時欲死不
得生無所歸故吾竊以爲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
福令一介之使疾馳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
意公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爲萬戶侯况嘗許
以寶融錢俶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
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仰首沉慮良久曰足下且
休待吾熟思之然卒狐疑莫能決也他日士誠復
率兵突出胥門索戰鋒甚銳遇春禦之兵小卻士
信方在城樓上督戰忽大呼曰軍士疲矣且止且
止遂鳴金收兵遇春因乘勝奮擊大破之追至城

下攻之益急復築壘逼其城自是士誠不復得出
矣士信張幘城上踞銀椅與參政謝節等會食左
右方進桃未及嘗忽飛礮碎其首而死潘元紹出
戰歸見事急召其妾七人謂曰我受國重寄脫有
不宿誠若等宜自引決母爲人耻最少一妾段氏
跪請即死遂入室自縊六人者亦皆相繼縊死元
紹歛其屍焚之以骸骨瘞後圃潯陽張羽爲七姬
權厝志以表其烈云九月姑蘇城圍既久熊天瑞
教城中作飛礮以擊多所中傷城中木石俱盡至
拆祠廟民居爲礮具達令軍中架木若屋狀承以

竹箆軍伏其下載以攻城矢石不得傷至是達督將士破葑門遇春亦破閶門新寨遂師衆度橋進薄城下其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參政謝節周仁立柵以補外城傑知不敵投兵降周仁徐義潘元紹及錢參政皆降晡時士誠軍大潰諸將遂蟻附登城城遂破時八日辛巳也是日士誠猶使其副樞劉毅收餘兵尚二三萬親率之戰于萬壽寺東街復敗毅降士誠倉皇歸從者僅數騎初士誠見兵敗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矣若曹何爲劉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積薪齊

雲樓下及城破驅其羣妾侍女登樓促其自盡令
養子辰保縱火焚之遂自縊死士誠獨坐室中左
右皆散走達遣李伯昇至士誠所諭意時日已暮
士誠距戶自縊伯昇決戶令降將趙世雄抱解之
氣未絕復蘇達又令潘元紹以理曉之反復數四
士誠瞑目不言昇出葺門至舟中不食及至龍江
堅臥不肯起乃昇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
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太祖欲全其
生竟自經死賜棺以葬之年四十七有二子皆幼
城將破其妻劉氏以白金遣乳媪令負之而逃不

知所終初達與遇春約城破中分撫定先集將士
申明上意令各懸小木牌令曰掠民財者死拆
民居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及城破達軍其左遇
春軍其右號令嚴肅軍士莫敢妄動民晏然初吳
中有十七字市謠云丞相作事業專用王蔡葉一
夜西風來乾別蓋當時用事者有三參軍皆迂濶
書生不知大計至是卒敗果如市謠云凡獲其官
屬李行素徐義左丞饒介右丞潘元紹參政馬玉
麟謝節王原恭董綬陳恭同僉高禮內史陳基及
諸將校杭湖嘉興松江等府官吏家屬及外郡流

寓之人凡二十餘萬并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漢等皆送建康熊天瑞伏誅先時有單大舍者爲揚州青軍單居仁之子領兵守宜興亦叛投士誠謂太祖令居仁招之不來及是生擒至太祖命居仁自處居仁曰此不忠不孝之人當碎其肉亦誅之始改平江路爲蘇州府以何質知府事太祖以城始克慮通州譙潰命秦州指揮孫興往取之比至而達兵已至其守將張右丞即士誠從子所謂火眼張者先以城降已而無錫莫天祐亦以城降初天祐附士誠達屢遣使諭降俱被殺至是胡

廷瑞等攻其城州人張翼知事急說使降之於是
吳地悉平師還論功行賞封李善長爲宣國公徐
達信國公常遇春鄂國公達綵段表裏十一疋遇
春十疋胡廷瑞馮宗異各九疋湯和曹良臣各八
疋廖永忠康茂才七疋薛顯趙庸張興祖梅思祖
華高各六疋指揮人五疋千戶人四疋百戶人三
疋軍人米一石鹽十斤 太祖仍諭諸將曰自兵
興以來天下豪傑分起予將兵渡江賴上天之靈
將士之力拓地開疆削平敵國如陳友諒兵衆地
大已先摧滅張士誠強兵積富今亦就擒非爾將

士用命何以致此今論功行賞以報爾勤如王國等沒於王事而不得預吾甚惜之自古帝王多以征戰而得天下皆有名世之將以佐輔之爾等今日之功亦何忝於古之名將乎但從軍在外與經營布置在內者任雖不同其勞則一馮宗異留守京城軍府之事獨任其勞亦宜受賞然江南既平當北定中原以一天下無狃於暫安而忘永逸無足於近功而昧遠圖大業垂成更須努力達等頓首曰臣等叨承主上成算幸獲成功敢不益盡心以圖尺寸明日達等入謝

太祖語之曰公等還

第置酒爲樂否對曰荷主上恩德皆置酒相慶
太祖曰吾寧不欲置酒與諸將爲一日之歡但中
原未平非宴安之時公等不見張氏所爲乎終日
相與酣歌逸樂今竟何如宜深戒之後 太祖視
朝戟門召浙西來歸諸將諭之曰汝等舊事張氏
爲將領兵計窮勢屈始降于我吾待以厚恩列于
將校汝等知其然乎吾明告汝等吾所用諸將多
濠泗汝穎壽春定遠諸州之人勤苦儉約不知奢
侈非比浙江富庶耽於逸樂汝等亦非素富貴之
家一旦爲將握兵多取子女玉帛非禮縱橫今既

歸於我當革去舊習如吾濠泗諸將庶可以保爵位汝等誠能盡心效職從大軍除暴平亂使大業早定非特已受富貴子孫亦得以世享其福若肆志一時雖暫得快樂旋復喪敗何得爲真富貴乎此皆汝等所親見者不可不戒也諸將皆頓首受命而退

史官曰張氏據吳建國偃然自王其勢若甚易者何哉盖當四方擾攘民心皇皇無所依歸有能保障之者亦可以苟安也惟當時主以游談之人濟以脆輒之卒上下逸豫遂忘遠圖終焉

天兵一臨獸伏鳥散三吳故疆竟歸真主使張
氏如錢俶之見幾待命不勞血戰亦足以庇其
子孫何至國蹙城破身爲俘囚如劉鋹邪雖然
倔强激烈負氣而死其兄弟妻孥亦不受辱較
之李重光之柔懦則過之矣故嘗以所聞故老
之語及士大夫所記叅以史書所載爲錄以藏
之後世必有攷焉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